白榆集

白榆集卷之四

東海屠隆緯眞著

序四

浙江鄉試錄序 代作

夫士國之寶也中流一壺深井一綆緩急須焉失則不濟耤令帝王之雄略以獨運與理則無爲貴士矣嘗聞古之得士者神哉曰風后力牧曰帝予良弼索之茫眛而得之惚荒卒之襄城道登殷后用昌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器者以卜也以卜而若

持左券于渭之陽此何以故又枿曰桑陰立談而收
豪俊斯古人寥廓之觀乎而後世之得士則以言夫
鸒斯之羅不張菑鴿兔罝之網不維神龍言惡能得
天下踔絕奇偉之士而收鴻鬯茂明之勳哉在昔千
將之靈一嘑而至維神豐城之寶望斗間而知維氣
神發爲氣氣發爲聲故提衡而量縣鑑而索弗能逃
也今夫噌吰閶闔與吹萬谷者其洪必鉅映然噫然
響如蜩螗者其竅必微蕭蕭泠泠若琴若筑者發于
清籟也蓬蓬勃勃鬱律號呺者出于土囊也士修其

言以備采聽一聲而神氣傳故士之博大者辭停滀眞者辭潔雄贍者辭壯溫夷者辭和端直者辭莊穆愉者辭簡秀異者辭華沈古者辭朴洸洋者辭肆躁競者辭佻刻深者辭艱淺中者辭率執而聽之十得其九間有篤虛而掩實飾似以亂眞善聽者不眢也嗟乎今博士所操三寸之管爾此何與陶鑄二儀沐浴萬靈而揮斥八極之任哉顧王者乘日之車御以六氣而駕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將奔走焉豈維龍羣思亦籠豪俊天下踔絕奇偉之士鴻鬯茂明之勳往

往遂從三寸之管出夫夫卽心薄風雲手挈造化非是莫以登故士不務修其聲而務煉其氣不務煉其氣而務調其神也浙古越絕地則水國也其民明秀天台雁宕連亘四明禦兒括蒼橫絕姑蔑秦望沃洲逢聯壬笥羅刹之險夾以海門天目之源滙于震澤洪濤巨石憑陵而砰湃魚龍罔象出沒而澆瀾三山之中僊都福庭隱焉宛委之上禹書金簡存焉山川風氣鬱葱乎烈烈哉人文之盛有自來矣乃今　皇德滲漉聲教誕敷大海以東家握靈蛇人詫竹箭五尺

童子莫不知貴西京而薄梁陳賤小言而尊大雅亦既霞蔚飈馳泱泱其風矣顧今南國之所急者非修辭也夫國家方以辭登士而謂辭非士所急何居枝葉茂則本實衰聲聞繁則靈光泄斯欲與稚英雄論林程能胡可得哉即陶鑄二儀沐浴萬靈而據斥八極以寸管進而終不以寸管辨必也內抱澄朗外覆純白懷仁負義曠於皦日而後摛爲菁英發爲麗藻其言鏗鏘副名實而不務空譚浮誇斯其大人之操乎用是仰稱 明天子側席之求而下免羣有司蔽

賢之罰則微厚幸矣不佞讀吳越春秋及越絕書越
自昔豈不蒸蒸多賢哉大要以忠智功能進主盟中
華光此禹穴不聞獵華抒采提毳狐而先登秇壇提
毳狐而先登秇壇不烈于今日矣而識者固未嘗慨
加今之君子于句踐諸臣上則名實之辨哉爾多士
名實相副以奇抱吐纖識的然物華國寶者非不雲
附而櫛比其間庸保無一二竊虛掩實飾似亂真以
替昏有司而溷乃盛典如前所稱者有之則於士者
之大懼也夫士有七尺所營千秋登在三事前哲芳

常後有竹素皇王之術亦大矣今取英雄大業而以蟲魚一技上之一旦策足要津湯無所短長而徒沾沾蟲魚自喜第令爲國家肩鉅應猝將焉倚辦甚而呰窳偸二心不惟公家之急而日取醲醪大胾鮮衣怒馬爲斯多士之螟螣也爾發蚤其深思哉上據無極之高下臨不測之深而目光不亂神氣之守也以蹈水火以入金石凝神其至也神氣苟完眞宰在我而何所不土苴而何所不糠粃古豪傑之操胥是物

有門頌略解敘

天台智者大師以止觀二義爲學人津梁雙修雙詣
凡聖同塗稱宗門正覺矣宋學士大夫高朗超頴者
往往好譚禪悅益多再來人而陳忠肅學中九緣尤
妙解得天台教觀作三千有門頌大部遺有無雙遮
假總偏中同開合妙孤通闡門理去能所卽凡佛其
言簡約精深字字若吐古德老宿之〻今之縉紳家
高者負經濟稱詩文下者沒溺聲利有能頌忠肅之
一字者誰耶余友馮太史開之天資絕異淹通秀才
尤深佛學開之所嚴事沙門爲妙峯法師機鋒神辯

余雅向風慕之會解官南還虎林而友人汪修伯[illegible]以其所爲有門頌略解來問叙余少事雕蟲聊乃歸心三寶於此道醯雞爾其何足知法師之妙義玄旨亦聊以表一時之信心故法師所許也

居來先生集序

夫物無盈器器無兼量必兼而盈焉于百世偶有之玄造不縱物以防汰不私物以滅公余讀居來先生集竊疑于天道縱而若私必有以也夫陽燧攀鞠之寶赤堇延津之靈寧與凡物同賈哉先生西蜀異人

起家滑令以神明聞入佐秩宗洊登大僚歷中外餘三十年大都廟堂開雲臺建鵷禮則置先生參戟下而朝夕咨其大猷疆圉有非常緩急則出先生屬煙馬箠間而倉卒倚其石畫頃海上脫巾之徒譟於轅門至辱及大吏姦民乘之横掠都市莫敢誰何業煩朝廷東顧憂乃出先生以少司馬杖鉞開府至則用奇計禽馘渠魁散其徒黨談笑指顧而東南帖然方内召先生無何而西北有事則又道徙先生薊門提劒西嚮甫及解裝而漁陽大捷至矣獻俘告　廟

書勛旂常郁烈乎休哉　朝廷恭倚先生若左右臂載驅載馳殆罷於奔命而先生所至則又主持風雅弘獎人倫推轂名士暇日或引元戎小隊觴咏山閒水涯流連日夕憺矣忘歸蓋結交盡天下之賢豪而登覽盡天下之靈瓌即簿牘塡委高韻蕭然羽書交馳音氣整暇門列戎士座盈詞人出按營壁入譚羽衲口不絕乎軍政而手不輟乎篇翰雖孟德鄴都之風庾公武昌之雅亦斯茂如以故發爲詩文往往天藻飈激玄思神來氣必摧堅才必破的束髮與琅邪

麾下諸君子對壘若晉楚治兵中原卒難主客馮軾而觀者每走下風所題咏方輿佳山川時踐九州與摽五嶽山靈海若爭實焉至吐名理散朗神澄能使深源掩口支公却步見于嶽麓道院雪菴禪師譜大何其超超玄著也古英雄提劍而起仰抉浮雲俯斷海水功略茂矣而或乏掞天之辭風雅韻士篇掞鳳藻語苑斑采文心麗矣而或缺經世之具廊廟之俊修其三事鄂不偉韡乎置之丘壑則枯山澤之臞騷麋鹿而擧雲霞標亦泠然矣按之大事或窮先生獨

得其盈身兼數器峨眉劍閣之秀益部參井之祥萃其
盡集于先生一人邪不佞以雕蟲竊東海虛聲其中
故楞然無有也而先生誤以爲竹箭也者而收之不
佞銜國士之遇誠莫知其所以爲報而先生乃以集
序見屬且曰余文媿左太冲待玄晏之文而不朽嗟
嗟先生之爲太冲不啻過之矣不佞玄晏也乎哉然
而不佞頗自許知先生深夫靈明一竅觸觸而出之
何所不辦先生心握上玄德超純日觸之機械推之
波流守於規中而動于吹萬宜其道學勛業辭賦文

章收前哲之難兼而成一人之獨詣含光若翳流照若爍道固然耳夫瀛海之波淩絕大地陂塘之潦涸不崇朝量烏可同日語哉耽圖史稱詩賦而不聞大道雖甚汪洋則陂塘之潦也

董揚明制義序

今學士之為制義匪小物也要以寸管代素王玄聖口吻礫裂元氣蒐剔三才而總歸於人倫日用自非學綜識淹引物連類澡浴丹府藻龢靈光握環中而吐之趣臻其妙故雖嚴爾雅者必備孝弟之性閎儁

奇儁者宜抱卓絕之姿險則氣譎佻則心輕華士深豔淺夫庸鄙水鏡在縣若別胡漢我明先輩之為制義率尚渾樸其流也徽傷於俗頃海內二三深中之士則古取物師心運椎厥氣欲矯厥理欲玄稍駕飛黃之騎而後輕後慕效競相勦模云不稟先民理不請玄竇覃才枵腹徒豪其氣埶狂愚之心而代賢聖之口語高而格卑辭詭而味索作俑濫觴伊誰之責哉吾友董若揚明少稟異姿沈雄博古六經子史而外雖禹都二酉金簡玉牒祕典靈書齊諧神異靡所

不窺而為人通微朗鑒宅心道真嘗撰嘯廬四賦余
業序之魁磊洸洋變幻滅沒方軌二京鞭笞六代其
他古文韻語種種合作而至所為博士家言則又埏
埴大化師摹聖哲審氣存神久之而透入靈殼達於
化境無論淺俗瞠乎後塵即好奇負氣不深維昔人
所以立言之意而空取飛揚跋扈為者遇之當膽落
神悚嗟嗟夫物貴真也真色不假粉澤真材不藉丹
堊夫儒亦有真邪則董君揚明是已以彼其才上可
金華蘭省下亦不失牧伯諸司而猶然婆娑蓬蓽環

堵蕭條不穀竊竊焉仰屋太息矣君社友爲選刻制義凡如干首而以序見屬方今懸書以詭海內者如雲嬪嫱並御碔玉雜陳辨而實之世應不乏身毒大秦之目哉

董君讀制義序

夫一峰一巒詎不適上一都一邑詎不閎偉若捫閱風而踏懸圃即五嶽猶藩籬間物也若登須彌頂而下覩四大洲即南贍部猶塊然甕盎也夫雷霆之響必撼山嶽滄海之決必浸地軸日月之朗必晃六合

神物之斷必截雲霓鉅靈之跡必無細影奇瑰之夫必無常調斯又何怪乎然而世人耳目習之則安駭之則駭故雷霆日月亦怪亦常縣圃須彌亦常亦怪是恒物之不可與語奇也細人之不可與語大也耳目移之也余少以大奇駭人居爲人譚出爲人指若虎市遊若日胥出朝吐一辭暮而布之通都吾以爲師心之語人以爲志怪之書也泬寥著落四顧無徒未幾而稍稍有屬和之者其初則縣圃須彌也浸而五嶽浸而南瞻浸而雷霆浸而日月則後來者益提

一人襲徵夫之伐不貶小也夫士有七尺所操三寸臣嘗允有而妄意千秋徒取伊吾斤語爾士之所爲俾于造化參于神明者不止此也卽其所爲伊吾斤語方之玄夷蒼水金箱玉笈諸書亦不止此也而小逾格外小吐胸中輒犂譁而怪之一胡早早不振哉余古惠施鄒衍安所投足矣董君謨少以奇聞邈絕心雅慕余余時爲五湖長兩削牘而薦之奇氣咄咄來逼人牘一至余閱而不應再至遂決然起娓娓而不休比余東相見桑陰晷不移而合君延平二物然無

何出古文辭無何出博士家語語有在六合之外而索之則近有在六合之內而掉之則遠有古人之所未道而取之若故有古人之所已道而出之若新總之雄駿霍落不凡品也立于羣譁之中廓而闢之則余爲難振于布響之後推而大之則董君爲難且余力方惓弱而願逃于陰前有萬古後有千秋則董君也昔衛夫人見右軍而泣而右軍竟以掩夫人君且爲右軍余何泣哉

彭欽之北征稿序

余昔寓由拳所推轂逢掖知名士蓋以彭君欽之爲白眉欽之才湛鬱爾雅無所不詣爲人兼容汎愛倜儻然諾從善如流慕義若渴以急㑹交赴患難破千金產至身自食貧不悔與友朋游面折人過退而掩護所提奬人善惟力惟口士多附焉余旣雅知欽之故不難折節以請欽之亦好余落穆無町畦蓋兩人交深甚莊不問情曨不及媟無慙古人其後余好譚二氏而欽之更神情超朗深味道眞以是復相與結人外緣余之歸隱欽之適北還相見則欽之道業益

進詩文亦日益精其氣昌以雄其理玄以奥左右縱衡動臻妙境離合變化汞垂名言其必傳何疑蓋自欽之之關道而心靈開悟識逵語超自欽之之北征縱覽西北山川帝王宮闕而耳目充廣意氣軒舉故宜詩文之峯律遒上如此而欽之之貧亦日以到骨累抱玉而南南見刖一抱玉而北北復刖季子之橐敝盡矣夫力田不已必有豐年從古懷才抱道者泥塗坎壈終以遭遇獨稱馮唐顏駟空老耳嗟人士行修或絀於才才高或薄於義卒困巖穴有之以欽之之

才之行而終不一遇邪無論人間世耳目即上帝之所封植者將何人也余竊覰覿近輕俊士薄有才藝務華營外摯鉛而趨此其才未嘗彭君十一而聲稱譁然所至逢迎降清彭君用拙任眞名不大顯布衣藜藿瀟然也夫士篤虛巧取盈造物名過其實所得幾何抱高世之姿修介特之行而清身約已茹蓼甘荼俯仰之間足以不恨故當不以彼易此余蓋與君同病君爲逢掖而瀟然余嘗爲吏而蕭然猶逢掖宜其將世擯棄而君獨見收也嗟乎余與君之本懷吾

而人自知之吾滿大之所處逆旅世方且修空浸假而空焉緣浸假而空山河大地浸假而空其七情四大一朝而雕形出殼何所不靡彼區區雕蟲者胡有焉郎以為游戲三昧可乎敘之近稿以北征命篇方冀州為捐貲代部爾冀州欽之好友右文存故稱賢使君而君社友徐孟孺龍玄宰陳仲醇為之批評剖玄析微無一語不破的洵表名流同堂比肩盛矣吾於是而益信要刪之無所不有也

柴仲初移居詩序

余友柴仲初少有俊才神韻散朗毫端塵尾玉雪壺冰雅爲流輩所賞愛郭北幽曠城隅水曲竹樹蕭森居然有桃源之勝乃從嵩岳徙居之而仲初又善病經年杜門所居既幽罕結騶衍聯鳥語蛙聲彌喧彌寂仲初時據竹榻焚香手一編蕭然若避秦與人世隔或同調來過剪韭烹葵濁醪相命仲初則抵掌清言商略文章討求松桂脩脩泠泠細大有致聽者忘倦客來不迓去不送唐人有言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仲初有焉余束髮與仲初善中年宦游闊絕良

久頃挂冠歸來數過仲初居愛其幽勝輒移日而不能去仲初亦雅如余每過未嘗不投轄也而余菟裘且距仲初居不半里而近晚歲託鹿門之隣是余之大幸也夫蓋自仲初之移居社中諸友咸有詩仲初爲裒集并附其所自爲近作將刷以傳而屬余爲序夫達人者將郵傳萬物遽廬天地安問環堵而屏囂雜溷以求清虛亦曠士所急彼桃花源辛夷塢豈獨其地勝哉蓋亦存乎其人焉余讀諸公與仲初詩皆情遠閒適稱其爲幽居即仲初之廬他日與桃源輞

川並傳者實賴是詩彼嘉林秀壤爲邯鄲野兒擅一

湮沒不聞者豈少哉

張孺穀詩集序

張孺穀余鄉大司馬東沙先生長子少爲諸生倜儻任俠慕公子無忌要離田光之爲人讀書叅慧强記善古文辭然其志在凌厲橫絕不屑屑以雕蟲自見勝大司馬貲故不乏好賓客急窮交自騷雅名士劍客酒人逮六博蹴踘臂鷹牽犬之徒無不延接食客常滿人有急難投之借身爲地以窮告傾囊界之稍

與賓客醉酒家胡燕趙雜坐絲肉並飛有睥睨一世態而其中磊塊人莫能窺嘗從酒中攘臂慷慨曰令吾得駢快馬提壯士十萬出塞下虜焉支縛名王北犇祈連山而還何論大將軍青去病哉李青蓮吾豪士無所用彈絃醉金罍顧安能布帽方屐貎刻作者措大面孔中歲以諸生貢爲邵武令令故事東身堂上折腰貴人如三日新婦而孺轂故自豪不得嘆咤伊㥜上官積不能堪所以中之者良深遂免官歸而身亦漸老于是翻然一洗少年豪舉返于枯寂修上

塵業日與其細君焚香持齋古佛前而誦楞嚴維摩
習定觀空蕭然老居士從此修持彼岸不遠無何不
起矣嗚呼惜哉孺穀才高力勁歌詩雄壯跌宕兼工
婉麗情語津津生平負氣瓌偉道經彭城沛碭淮
陰間弔楚漢帝王將相哀音亮節尤稱擅場以彼其
才令得出爲國家當一面必能鋤鏟砰隱標竪奇勛
時無知者卒以汶汶卽其所爲騷壇之枝亦尚奪于
彈碁擊劍未究其止然已稱雄作者揚滄海必無小
波叩洪鐘必無細響有昔大梁春申以俠聞東阿耶

明以藻著並未聞晚節回心臻乎大道孺穀庶幾兼之而末年又能剗除結習皈依禪宗豈非古豪傑之所難能哉余束髮出大司馬公門下受知最深故余亦雅知孺穀孺穀卽世後其弟孺愿爲刻其詩而屬余敘之嗟乎世之好皮相見孺穀儻蕩游乎酒人則以爲僅僅遊閒公子之有俠氣者豈知其中固踔偉不凡而其晚節乃寘心大道道雖未成而卒然視世之終身濡首迷塗而不悟者奚止萬里余故表而出之令天下後世無皮相公子也

壽汪修伯敘

夫盈虛消息天之道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雷霆砰硐霖雨霢霂倏而收之霜降水落百鳥嚶鳴百卉斂榮無隱乎爾未幾而萬實告成蟄蟲墐戶豈維造物人亦宜然雄儁魁壘之士始而發藻宣奇光芒橫射晚乃弢精埋照宅乎道真純德上善所貴士有七尺以此焦明斂蚋雨過氣蒸紛然而出僭而消散矣無論賤氓傭隸營營擾擾流浪塵壒即世所稱雄儁魁壘者挾奇才負盛氣或抗雲臺之烈或齎虎龍之文

或以精神籠罩六合或以權譎股掌羣愚旁睨狡黠眼空千秋而不聞道徒取意氣才名播弄爲一朝遷改泡影空花與倏而蒸出倏而飄散者易異焉余鄉汪修伯束髮讀書齋宏淹博雖爲諸生力攻古文辭兼長詩賦意氣跌宕才思飈發筆擅雕龍之文口窮非馬之辯四座坐風見聞辟易而才高數奇布衣坎壈中歲大悟晚益了然識世界之妄立知四大之虛幻而況鬭智競巧赴名與功耗氣損神以博濃豔曾不須臾駭電流雲亦大惑矣乃塞兌杜言刳心遺累

修能仁氏之業習定楞嚴觀慧般若棄博士諸生而
作老居士少年習氣一刻而盡從此精進覺路非遙
巳余嘗歎班楊崔蔡曹劉潘陸徐庾江鮑之徒文采
奕奕照千古矣惜不聞道名列清華而身歸流浪由
斯以譚敂乎勦乎良可沈惋雖阮嗣宗和光於酒德
嵇叔夜洞幾於養生庶幾有悟賢於諸子而韜斂未
盡蕩漾猶存蘇門先生猶然不取也修伯盡去一切
皈依覺皇交人結局何以尚之嗟乎今而修伯同時
若核其才氣高者在伯仲間下則黍垤爾而或乘順

風塵鈴而趨聲響鞭轡士争奔走猶復沾沾名場湨沒慾海自許文人才士而止而修伯以數奇身不絓朝榮名不出里閈故才氣品格等爾孟堅顯而武仲晦安石榮盤深源凄凉士生有幸不幸信哉老氏有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修伯業聞大道超三界即區區朝菌之榮烏足為修伯稱說哉顧竊見古歡往之士滅跡逃名若韓康孫登臺佟草萊為人知耶然萬禩者並賴文字是乃余之所為修伯刺刺不休者也修伯今年已六十益聞道則見性見性則住形長年

何巖而修伯之學以橫豎出三界為極以萬劫不壞為宗則世法之所謂壽又奚稱焉

壽曹翁序

不佞迂而好古其為青浦後科條先德化尊賢敬老竊慕古式干木載白眉禮龍在訪任棠之義部中父老耆德歲時延之堂皇命坐賜食寒暄慰勞維謹或單車請其家物色焉表以棹楔復其差徭時曹翁世禄字某年逾八旬名德最卲不佞殊禮禮之翁益以感奮鄉士率瞿然顧化逮不佞去青浦數歲翁猶康

彊無恙時使人起居不佞而翁子慈暨孫某等則乞不佞一言爲翁壽不佞遑居青浦視黔首貞如已子三老貞如父兄即今去之良久而蒐氣脉脉相關屬一如居青浦時每青浦士民間來省不佞者驩然出接不啻逆旅邂逅生平親故矧曹翁行義尤不佞素所禮遇者邪翁之爲人不佞已不能詳大都孝事寡母佛撫幼弟義訓諸子信處友朋歲輸粟賑饑閭左誦義即親黨待以舉火者無慮數十家上海黃令廉而卒於官翁爲置田歲令其子收租以養邑若水滌

令下令築堤翁率先負臿從事負民力詘者助之邑
滌不爲菑平居端方慎潔鄉人負不義匿不敢以聞
有就訟者望閭而返人以比漢王彥方云諸子若孫
咸彬彬稱賢佩服翁訓無敢逾繩尺而翁有猶子曹
孝廉任之則以文學與不佞善嗟嗟世風下久矣爲
令洿池其身而炰烋其下當其在時上下相仇也惟
恐不旦暮去旦暮去而其民愉快若猛獸之出境而
令亦掉頭不顧何止秦越相視以不佞之涼德去邑
數年而其父老猶然眷眷不已不佞横遭仇口有呼

天泣血走數千里相存𠇫甚或提章詰闕髮上指冠而不倦則益用愧恨曩時無德以及黔自所爲之父老子弟者存厚道敦古風斯已勤矣於是樂而爲之一言

白榆集卷之五

東海屠隆緯真著

記一

秦氏新阡記

夫人生遊四海歿入冥寥卽貴如侯王賢如神聖咸化白骨予觀古人無一在者高陵大寢或犁爲土田矣卽古所稱長生久視亦不能白日行遊國鄰謂蛻形而入清虛藉令清虛實有之未免去人間世與化白骨者何異形則同盡神則同返于真生之不足恃

如此達人不肯以一世過影之身多營過勞而殺宣其修心何況冥寞無知又何戀焉而憂及身後之白骨也故蒙莊楊王孫之事達者往往喜道之雖然此賢智之士所自為高而非仁人孝子之心矣夫仁人孝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天命若在生則欲其無涯大運苟終歿則不能延其晷刻于是乎哀傷慘戚無所於寄之則美而棺槨豐而丘墓以為死者有知乎庶慰彼泉下死者無知乎吾以盡吾區區而已是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是聖人之所不非也若聖賢自處

以遠而爲之人子者又以達事之則何仁于烏鳥螻蟻而不仁于親親者哉夫仲尼不云乎古者不修墓言古者墓必封嘉而無所事修也秦氏新阡者在太湖軍將山之巔兀立五湖中雄秀甲東吳稱善地盖吾師勾吳秦方伯先生與其尊人通參公之阡也秦氏之先隴故在九龍山至故通參公而方伯先生致卜于軍將山及方伯先生下世先生諸子爌等遂以先生葬山之陽焉先生文行湖絕爲我朝名德醇儒不佞某以薄秖受知爲先生門下士不佞自顧陽慶

江而先生甫下世躬東生忽哭先生靈輀下至是先生諸孤以新阡記見屬某惟山川之秀實生偉人鬱葱之氣結爲嘉祥仁人孝子之所爲必擇善地而瘞有固以栖神妥靈亦以錫胤昌後然結秀發祥之地惟有德福者爲能居之淺薄之夫雖求之不能遇雖遇之不能有也秦氏世多君子以敦實長厚聞于吳中累傳至先生而德業昌明益以碩大有嘉祥者非秦氏而何聞始有事茲丘掘地得古銅章徑寸鐫東方曼倩像贊其文士良質類神仙家語往牒謂曼倩歲

巫精世傳其過紫海遇崑崙巨靈事甚怪至人遺世不可端倪若是則先生將證大道與東方生諸君逍遙清虛不可知雖然余稱達人即無論其仙乎不仙要之委命待盡去留無心則槃槃一丘不過寄仁人孝子之用心達者固不有夫不有其一丘即身後名又何有矣而狀而銘而記無乃徒煩其辭乎昔仲尼之表吳季札不過曰延陵季子之墓夫延陵先生之鄉人也

重修餘干縣學祭器庫記 代作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生萬物也有日月以照臨之雨露以潤澤之寒暑以節宣之而又必生聖人以教之明道立法作經垂憲以教萬世無窮者孔子也道之所在而法立焉大之綱常細之事物何者非道道者非他性命之理也孔子修之以爲教而後王本之以立法遵道者有庸遠道者有禁禁而弗率王者且操三尺以議其後三尺之外又設士大夫之清議以榮辱之而薄海內外罔敢弗飭則以聖人之道明也萬世而下所以君明臣良父慈子孝兄友弟共

夫婦肅雍文游忠信三尺之童可以入市方寸之符可以行萬里民生之欲無涯矣而禁不得踰閑有果于一踶者而議其後者輒至而九州六合生齒之繁日以保聚生育無逢菑患其誰之力也哉微聖人之道之教行于萬世則後王之法其何所據而立而生民即欲裂糧而出其門跬步何可得然後乃知聖人之功大也然後乃知聖人之功與天地埒也彼有所謂以清虛寂照爲道者非不淵微以深顧其道詳于心性而略于人倫以之治心埋性則妙而用之天下

國家則或滯故為天下國家者無取然後乃益知聖人之功大也然後乃益知聖人之功與天地埒也廟貌九州俎豆萬業豈偶然哉饒州餘干縣學故有祭器如干及其藏庫歲久圮壞缺祀事弗肅典禮廢墜識者悼之今博士臨川李君中以茂齡來領邑教慨然指俸漸之祭器藏庫煥然大備祀典孔嘉多士興起其有功于吾道甚大不侈閎而難之李君臨川世家蔚有文行方在妙歲荅天祿石渠之選匪董黃老一青瑣者乃今觀其行事若此吾道其有人乎不廢

家弟某出君門下故不佞賀其人而爲之記則擧聖人之道之大者以告吾鄉之士大夫苟無忘聖人之道其亦無忘李君之勸

傾蓋亭記

不佞覽古有概于名德高隱標韻幽邈許由箕山蒙莊漆園龐公鹿門子真谷口貞白句曲彼皆匿跡埋光反視收聽逃名如逃讎棄利若棄穢高蹈深入長往不顧不佞誠心高之然猶疑焉丈夫失時則淹時來則駕可貧賤亦可富貴卷舒在手取則龍蛇斯亦

鉅士之操何終身草澤爲則乃無細乎及不佞起布衣竊五斗有四方之役塵勞外擾憂喜内煎垢不及沐饑不及餐據堂皇捫腹枵然神識疲耗而吏猶抱牘前夜漏且盡甫就蓐兩睫未及下而門者傳柝攬衣起矣溽暑扶服汗流至踵而僕僕不得休時而車中遺溺至不可忍而無奈車何此時而思箕谷諸君天人矣彼何見之蚤也以天下爲事者最下者博刀錐之脫高者邀殺青之譽利不足言削殺青者之譽能加于白骨不邪而舍其所至適而就其所至憂勞諸

君子弗易也新都程君德厚蓋新都之隱君子也壯
為諸侯王門客尋脫屣去之築樗園長原里老焉少
有豪舉風忼慨好事而其後乃一切屏棄翛然枯寂
樗園中多池亭竹石之致而外抱長川大峰以為觀
日引故人賓客遨其中為樂復搆亭其中題之曰傾
蓋亭上有樓虛牕瓌瓏然吐納日月出入雲霧憑欄
下眺則黃山白嶽天馬金雞松蘿金竺珠樹嶺諸勝
紫翠異景昏旦殊狀咸來遠几席如列障亭右有一
大池相其曰瑩池水光湛湛與空樓映池上復有大

隄隄上遍植桃柳毎青陽之月丹霞綠煙爛若錯綺遊鱗上下倉庚來鳴程君冠方山冠躡遠遊履曳杖微吟逶迤行里故通衢車蓋旁午君過客無問遠近語合即揖而登樓呼童子烹葵取酒晤對竟日興至輒復相與起婆娑徐行或引釣竿臨流得嘉魴即以佐酒夏日則與客泛一舴艋青波白石間而聽榜人採菱白苧之歌甚適風流聞于天下客凡過此者無不願得一御程君而亭下之客常滿其內君孫婿復鳩工鑿一井亭下鑿不三仞甘泉飛出香冽異常綴

常遍里中里中稱便余友子虛氏命之曰琴井父老以爲蓋程君夫婦名德之祥云程君有子曰無過者南海歐楨伯之門人雅秀而溫且多長者遊浸浸嚮用而君則老園亭逍遙出世行與箕谷諸君子揖讓異代爾彼其視世法之憂勞奚啻萬里是不佞之所忻忻慕悅也不佞蓋有君之心誤困世法天世之君子患無其心耳苟有君之心旦暮遇之今日蓋于寄也不佞豈能終以世法易逍遙哉無過君介子虛氏來索亭記於不佞不佞有君之心者他日且欲以三

山爲園滄溟爲池亞亭之太虛之上挾程君而遊焉嗟程君來令且與君傾蓋耶

長水塔院記

余嘗與表長史福徵沈徵君明臣馮吉士夢禎登泖塔坐藏經閣憑欄矚眺四面空水迴絕大地浮屠巋然矗立煙雲空翠間洪濤礮擊日夜撼其下川魚沙鳥芙蕖菱芡參差歷落鐘磬之音泠泠然與波浪相答少頃斷虹蜿蜒與橫桂木杪日氣霞彩下射湖心殿閣迴映閃爍陸作黃金相又久頃之月出東海波空如

鏡流光蕩漾直似浮金剎去余心灑焉樂之時與諸君各賦詩紀遊蓋幽峭空曠離塵絕世足資高流棲遯詞人登覽洵雲間山川之最勝處也按圖經泖者谷水也故秦由拳長水縣始皇時童謠告異野嫗示兆一旦陷為谷水而泖名焉每遇天水澄徹隱隱下見城郭衢道井甃又器皿故物往往浮出間多神異傳諸好事者余則悽惻以傷此與禹毋空宋之譚歷陽化湖之事何其大類也余聞之數無常住物必有壞大化遞遷倏起倏滅若空若幻滄溟揚塵天地墮

劫即大物不能逃而況一邑於何有釋氏等之為露電空花眇不可執陵谷相尋從古有之即吾今日莅肩摩轂擊者安知非昔之洪波巨浸今日之洪波巨浸又安知不為後之肩摩轂擊也而世人據蟪蟻寸壤假蜉蝣刻漏馳蝸角之名嚼蟲臂之血忘旦夕之命而營千歲之圖及其聲銷影沈嗒焉一夢難以語知余覽泖之勝則蕭灑以樂而尋泖之故則凄其以傷其樂也以物樂其傷也以物傷浪喜浪戚往來于胸是繫于浮想非適性也是為物所轉非轉物者也

然余之戚其起于樂乎有樂即有戚無樂何戚無樂無戚外境常移眞性常湛而心地常樂樂根于性凝然而寂烱然而照是謂如如如如之樂不可得而樂不可得而戚其庶乎余蓋未能而浪有喜戚奈何不爲長水之壞哉何者往來者不停之運也成壞者必至之期也委順者至人之幾也執着者萬物之妄也萬物遭不停之遷乘必至之期則壞固妄也當其未壞亦妄也以物執物故卒不能離于妄以妄求妄故卒不能逃于壞而識者顧謂眞性不壞歷萬劫而無

悉超諸有以獨存儒者之所存養二氏之所修煉是物也而其間稱不壞者獨云釋氏釋氏者以無繫爲本以空寂爲宗以上乘爲歸以了義爲極不執乎一不着于相不名眞不逐妄不貪成不怖壞亦無喜亦無憂不執于一故其幾圓不着于相故其道妙不名眞故雖妄不逐妄故當眞不貪成故能成不怖壞故不壞亦無喜故不住于喜亦無憂故不住于憂爲物之變不撓其和諸有之苦不滑其府不滑不撓而觀照一觀照一而後去來如如視長水之成一浮沫也

聚也其壞一游塵之散也究而言之則滄海一浮沫也天地一游塵也夫是之謂超然而余向者之浪喜浪戚隨境風而轉不亦細乎余蓋學空于釋氏者而方爲由拳小吏性既通脫不能俛而就世之纓紼又于世味頗澹而業縛一官官俯仰意不自得未幾則空之矣幼事雕蟲一技于世味無所好而好此雕蟲小名又未幾而空之矣而識者顧又謂真性無待于物凡有待于物者皆妄也子其有待邪其無待邪其得之自性邪其猶假物以勝之邪子欲空其官而假詞賦以

勝之則官空又欲空其詞賦名而假釋氏之說以勝之則名空而苟非真得之釋者深是未免有待也有待于物物在則勝物過則遷此哀樂之所以未超也且子知空而不知不空之所以妙也吁嗟哉余之于此理其終身乎雖然余至此蓋亦幾有大悟焉爾皆于登泖發之是泖余助也塔始于唐觀符間[illegible]海所刱建殿宇塑諸聖像者嘉靖間比丘某築經閣者其徒自正也閣成延四方高衲課誦其中不數而大宗伯陸公樹聲倡緣爲置大藏割腴田數十畝以

供香火遂爲吳中名刹云寺僧某因袁馮二君請記于余且謀刻諸君詩于石蓋以泖爲予封內而袁泖上之遊余實與焉遂不能辭宗伯公及袁馮二君俱標韻玄朗深于禪學即文章又爲天下巨手皆非余之所能窺而余以淺俗吏雖頗奮筆其間中復間及禪宗語譬之運水河伯是皆可笑也脫以爲此守土者之事非以其人若言則可爾

發青谿記

萬曆十年壬午余以青谿長上計十一月十二日過

發青谿時而沉沉不止父老子弟縉紳縫掖挈舟相送傾城而出踉蹡如雲長年高索顧直十倍恒時商旅至踵不得行余心愧甚令何德于民其以勤此父老子弟縉紳縫掖爲也時道者王余峰來送余峰名成守故諸生五十葉青衿學道脇不貼席者五年光景殊勝益結丹英與余爲方外交余爲卜一庵余山之麓得一意靜養庶幾其道之大成然其爲人修眉碧眼望而知其非凡品也十三日冊抵晏東謁恬憺觀告辭曇陽大師訪太原公元馭瑯邪公元美觀中

時太原以其尊人大故歸伏苦次瑯邪則以伯子士騏得俊南都第一人還里暫往視之此兩觀主皆不在獸一視史司扃鑰天風颯來旛幢微動日在殿角鑪煙裊裊散滿庭中先是師化後骨神歸者冉冉獨太原瑯邪得接光采他人莫有聞者後始稍稍知之至是入拜師龕叢塞以壁加堊焉靈響閴然四顧徬徨依依不能去遂過隔水禪堂訪無心有故師所度弟子也與之言清踈有致不減支公頃之往弔太原公太原公與弟督學君天性至孝毀瘠過哀甚哭其尊

人一夕而髭鬚爲白余相見勞苦語以滅性之戒甚切㒳君領之太原公曰學道無所得不幸大故哀傷難遣未免爲情識所縛心實媿之余曰大忠大孝道之根本發乎至性疇曰不可亦節之而已是夕未寢

敬美憺圃憺圃者敬美棄官歸築棲隱處也堂額安敞宇逶迤周遭使人入幾迷焉余曰爲園如此即于憺字得無小戾乎敬美笑曰吾爲園若此而心不着何害憺余曰善黃金爲屋白玉爲堂聖人居之則聖不着也凡人居之則凡着故也憺圃在心寧在園矣

是夕彭欽之汝讓曹子念昌先徐孟孺益孫澤夫六
普郁孟野承彬陳仲醇繼孺家諸孫和叔本中皆在
飯罷諸子別去獨余與和叔宿佛堂中夜靜籟寂五
鼓敬美起焚香燃燭朗誦經呪梵音清徹造空際餘
響杳靈風猶在竹間何異夜宿蓮珠翠瓔之房哉蓋
太原好習靜調御瑯邪兄弟好持誦爲苦行亦各有
見焉明旦復以籃轝至觀枯香則邑中士民數百餘
人踪跡而至向余博顙余弟詞之曰禮佛衆羅拜階
下崩角之聲聞于數武亦希有盛事也余曰我在邑

無狀何從得此令不能媚其民而民媚令乎始吾每
謂若曹不厚於義而有恌心而今者勸渠於一腐臣
乃爾雖然若曹歸休矣衆應曰小民實荷明府恩不
忍一旦去其父母且空國而來有抵姑蘇者有崑山
者有[illegible]發於路者負擔裹糧且咸願遠送長途[illegible]已
請以大江爲限余[illegible]其言不能阻也頃之瑯邪公家
邀遊各園而與門奏太常洪愈適至太常清讌[illegible]與
中名德而頗豪于酒余雅不善杯酌調微不同而一
見離然人也酒十行相與泛小舫池上澗水浩淼不

濊江湖高峰刺天巨石壓水如僧如佛如笠如管如刀如劍如獅如虎離立奇竦瀹囷成削詭狀非一日漸向夕殘陽欲斂孤月乍吐竹樹蕭疏煙水微茫明晦濃淡變幻掩映舟人蕩槳至水窮處忽轉入巖洞又別一境往來環遶若不可端倪諸君指顧而樂之而余以心在師觀了不也關太常酒興益劇顧謂余曰余無他長不解學道頹然一醉而到羲皇亦道也余笑曰彼得全于酒而猶尚若是而况得全于天者乎諸君品題竹石娓娓不倦一客曰明月照淥水霽

華侵古藤余應聲曰願辭池上月去就佛前燈客曰
湖山其[illegible]余曰大適今我不樂必矣余曰湖山風月
信可樂樂而不返是吾與若之所以死也瑯邪公曰
屠君以四歲之積念大師今者之來卽一日而再千
三參不爲數數而錮之湖山間邪其縱之余遂別去
入觀中遇瞿太虛邂逅晤語言言至理余心醉其人
庶幾至人乎不佞蓋願學而未能是夜跏趺大師蓮
座下至三鼓起步月中庭有一人在階上問之則邑
人范孝子也孝子名應龍嘗刲股以已親疾[illegible]而貴

十得錢具旦饘粥餘者即以賑人若巖君平之爲人
而又好道奉佛惟謹今年春東至明州航海登普陀
岩禮觀音大士還過余舍徑入坐堂四拜趨出不問
於主人主人問而物色之滅跡矣逮十月余婦奉母
東歸應龍操一舟追送江上老母覺而將出錢勞之
不告而去比余北則又北送之河濱余初入觀此人
尾其後一武一拜而入謁上真是夕隨余在觀至夜
分猶踟躕不去漏下四鼓余入宿太原公修道宰市
呼與俱其篤信若行如此明日往唁太原公太原公

命兒衡陪余因引余登師棲居樓是師修道處樓上奉列真如觀中下奉師像雲篇龍篆故物遺塵及靈蛇鐵籠皆在焉比于府藏之矣樓前一井師所命鑿余汲飲之水甘冽如醍醐盆荷二師昔愛玩每歲花開甚盛比師化去之明年萎矣與衡相視而歎衡字辰玉大師同母弟也生而韶秀玉潤聰穎絕世弱齡有老成器局自少與師同嬉遊長而友愛甚篤時時以道要授衡衡亦超悟一有所聞盡屬箴記精理玄解如出自師口語在大師外傳中辰玉捉衡珍之

名理非士龍之文弱近以哭其大父致疾神氣懨懨體不勝衣夜與余聯牀譚道理思清遠豈徒使平子絕倒亦可令慧遠退步談未中夜太夫人憂其疾憊使人登樓促辰玉就寢曰居君神氣所謂十倍曹丕者機鋒天妙阿衡非其敵也辰玉曰為語太夫人阿衡與居君談忘疲矣居君實已吾疾何憊之處而余終懼勞苦辰玉以為太夫人憂速促之去辰玉固不肯余乃手挽辰玉出而樓戶焉辰玉猶叩門求入大呼曰吾力猶足對居君奈何以一丸泥西封函谷也

吾授吾師密旨其盡以語君余曰不願聞也余已夢在華胥之國矣嗟嗟辰玉何必不若許長史家玉斧哉沖虛高介皭然物表而用情不佞婉孌多姿余爲感動云十六日拜辭上眞及我大師別太原兄弟握手叮嚀悽愴欲絶元美敬美出郭相送故吉安太守張公振之亦來張公之爲吉安守繇過劉牧之清過胡威父子聲譽甚著以他事忤一當路拂衣而歸橐一敝簏籍餘俸錢二十四銖繇行君子哉是夕舟行平江如砥月皦如晝友人舫相並呼過余舟譚玄歌

茗登艫矚眺萬里空碧飄然凌虛不知霜露之侵
包質明抵閶闔城下邑土民咸來集無論農賦商旅
輿臺胥史沙門羽士百姓之嘗蒙恩及有罪者輿臺
胥史之在官及被黜者無弗與至蓋不下數千人而
諸士大夫各置酒虎丘餞余比部郎表公福徵為之
祭酒表公者歷落磊塊人也居官剛直嘗發巨璫姦
利事幾蹈虎口歸而不問生業惟以燒丹學道為事
好遨遊一瓢一笠往來放蕩山水間交不辭禍賤行
不擇所之口不避權貴心不藏機械郡縣大夫多不

識領面顏獨好從余遊余之入計作絕句四十章丈作律詩四章送行余未抵吳門公已候之虎丘十日矣是夕天高氣清月色轉朗余與表比部及諸公以烈炬入山捫幽崖陟磴道入大寺禮天竺古先生觀吳王試劍石窺綠蘿井而下與諸公布席千人座飛觥促膝聯韻賦詩邑士民千人環而視之如城比余翩焉起人影零亂足聲轟轟切雲因想吳王雖有霸心不勝其淫慾外厲戎馬內飭池臺一朝零落蕭條丘墓榮華非長有之物裵歎乃必至之期俯仰一慨

使人之意也銷復登諸公樓船把酸清言四鼓乃罷余先與皇甫司勳劉子威侍御張伯起兄弟約過吳門必造其廬至是頗畏人事紛拏遂止不往而王百穀適以是日至自靖江使人先以書聞余暫過之餞罷辭去吳郡諸公無至者十八日舟發閶門士民始稍稍辭回富家一二姓及㩁歛人行貨邑中者有奉金錢爲余長途資斧謂明府貧無以買騎毘滋不起余曰若曹所以扶老携幼數百里遠送計吏者以吏賢故也若以貧私若曹金是不賢也不賢又何送焉

固御之是日僧心了來送心了者姓董名光裕字奕少太學生故侍御董公孫也博學多識尤精內典爲人伉直有氣族孫董侍郎某以比部郎論劾嚴相國父子謫戍嚴氏敗起戍所至大僚後還里中而負氣凌物暴橫鄉里殺人無筭董在頗規之侍郎銜焉誣光裕非侍御出而奪其資有田十頃童奴四十八人盡被侵奪累陷光裕死地屬有天幸得不死及侍郎爲怨家所殺磔其屍而侍郎家遂乘此誣光裕與聞其事中之有司以大械械光裕於市月餘吳中人聞

之無不心傷其冤會有事屬余按治余遂盡白其寃狀返其僮奴歸其田業人心快之上其事監司監司下他所司事復不白光裕遂更名心了祝髮爲沙門以余知己也至縣門膜拜徑去余聞而使人追還相見勞之曰彼夫之怨深矣是必宿生之業是寧可逃人在火坑無從脫離彼夫持之急以至於此使公出火坑上蓮臺者伊人之德也德又可仇乎恩仇眞恨與髮俱落忍辱仙人吾師也天人阿修羅于此分界公其念之余爲處分其家事遂投馬耆寺焚修云

來送以金剛子念珠見贈是日即別去耆民邵儒以瓜果來獻加以木綿布余受其瓜果而卻其布此人已老疾能鐙拜至地僵不能起而連呼曰吾布吾布左右不覺失笑余娘劉寵此人絕似若耶山中老人云抵錫山訪故人孫太史泰公子相見驩甚夜泊城下諸名士送者咸有篇什仍索余詩留別時送者八人人各二章是夜共賦七言絕句十六章作書復倍之憊矣淫精耗氣可不戒哉王百穀萃冊後至以七言絕句十章見贈驚心動魄秀色可餐崑山沈孟嘉

作七言律十章雄渾奇麗篇篇合作而諸公詩郎人人殊莫不各臻妙境百穀最佳句有曰如何一片空山月纔照離人便不圓馬跡蹤蹤貧難顧狐腋蒙茸借却行絕膾炙人口其他殆難枚舉嘒言青浦今行李輕于楡葉載夜光十斛賸黃金千矣又百穀雅擅鷩座之口夜深娓娓佳言如屑人言聽王先生雄譚賢于十部鼓吹相携踏月入慧山呼童子汲第二泉烹茗人啜一甌飲甘露天漿不啻也山氣作清寒衣裘頓失煙月溟濛不甚明了而奇峰古木合沓蔽虧

如恩巽停子隔紗籠掩映可愛余與諸子各分大石而坐徘徊良久比下山羣雞喔喔矣廿一日舟抵丹陽吳大帝陵口水道阻塞棄舟登陸送行者別去拜于道左各黯然覓錦誦唐人丹陽郭裏送行舟之句無不泣下者諸公贈言不下百首余所和荅菫當三之一然亦罷于奔命矣夫大道莫先于簡緣余覺塞兊元如枯蜩豈不翛然冷寂哉而余實有賴行以奔走士民是道家所忌也第又念水之淺也蛟龍未遊余奈何能行其涼德以解體此邦之人邪廿三日高

午發丹陽城行五十里宿白兎埔時信步至一野寺門扃不啓使人叩之有行脚僧十人打坐門中見余皆起問之云自河南伏牛山來某等苦行心不斷行朝南海普陀觀音大士止宿于此余曰佛在普陀邪余普陀山下人也和尚航海由明州出東門渡桃花津大江之上余家在焉門臨江水徒中古栖三茅別余家也少選主僧出引余拜世尊佛堂之後楚後有什石小齋余欣然欲移攜寺中業已就旅舍不可乃止時余已薦尉亦以入討行尉楚靖州人屆官舍甚不攜其祭豪裝蕭條至不能顧一騎向余徽湊余乃挐之以行由白兎走句容逶禮三茅君深以

不得一枝策華陽爲恨由何容抵金陵馬上望金陵諸山及城郭宮殿園林闤闠之盛在煙雲杳靄中朱門碧瓦青山紅樹參差合沓洵古佳麗地也尋古英雄如孫伯符仲謀諸公古豪華如陳叔寳諸君古才俊綺縟如梁昭明薛道衡江總諸子古美麗如陳公主張麗華盧家莫愁而皆不在尋古名跡如長干白門莫愁湖烏衣巷蝦蟇陵雨花臺勸又苦無暇日行遊爲之怵欲歔欷感慨既乃笑曰何見之晩也人代推遷如大江之波浪焉送處之而送去之以至今日秦

何以浮遊往迹而傷吾性靈也余以計吏不敢入都
城又為嚴程所限不得頓轡踟躕乃由江浦渡江從
者挐一舴艋渡余余以大江浩淼冬月風濤叵測不
宜以舴艋渡而從者固請不已謂此地故無巨舟否
覺發恚聲色頗厲有頃長年操二巨舟至乃渡渡而
心殊悔恚怒也氣之不易調也命之不易知也學道
之謂何終歲調氣一朝而失之前路之不易過者固
心矣必也從容無恚而易巨舟以濟乃得之哉江上
望宣城傷沈太史此太史發引之月也曰車素馬來

媿且痛焉廿六日達南滁大雪渡清流關其行甚困而所見山川風景亦甚奇境內有瑯琊山釀子泉俱從輿中過不及一問其處瑯琊主人亦非復醉翁皆作詩懷長安諸故人多以風雪起興山上茅屋三五家白茅爲雪所壓而突有青煙門前枯栁作扶疎玉樹童子臨谿撈魚女兒布裙帕首賣酒喚客當壚數錢翁媪擁褶拙猥蹲踞三五家自相往來生遊山上死葬山下不知官府之榮枯不聞城市之變遷亦無功名亦無離別余自歎以爲不如也是夕與同年孫

過安部見逆旅各說行路難相視而歎泥沙在衣裏
由滁走大柳池河諸處由臨淮渡淮河經宿州而北
月行氷雪晚宿茅茨寒燈濁醪情事淒絕因想孟東
野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風景宛然如畫非歷其
地烏知其言之工也十二月初一日始抵彭城彭城
故西楚霸王分王地漢先主嘗作牧此州古英雄血
戰之地至今人物風氣沉勇慓急不改往昔所謂項
王戲馬臺及先主祠俱不及登今歲丹陽姜仲文士昌
以司農郎出爲徐州榷商使余甫下馬入逆旅而

仲父來仲父大司成美人公寶仲子年纔弱冠明潤如
玉人有俊才楚楚與余爲神交一見驩甚爲余置酒
徵歌軟語款洽寒暄徐益孫郁承林良至渝一南還
後流也臨分踟躕定交而去明日渡黃河遇吾鄉吳
騷亭相約偕行稍破寥寂黃河堤邊余騎一黃驢緩
步沙上風日美好羣山尚蒙殘雪河水斷冰千萬片
浩浩東下帆檣車馬雜沓相亂雖甚勞頓亦自有致
馬入山東界上遇故人吳德承界河時爲界河郵吏
及其弟吳以人昌齡乃先朝吳仁甫學士孫與余有

親又同居桃花津上爲比隣少同筆研相善昌齡戕一至署中德承不相見者數年至是余當入覲而德承使遊徼卒偵余前路且十餘日矣余感其意爲之忻然停驂留連止宿追往道故燈下語及兩小捉書童子師澄江風日晚步白沙蚪已爲二十餘年前事然不勝隙駒石火之感平明別去而山人則走馬送余兖州城然後別去馳驅鄒魯蔵瞻孔孟遺風人民龐厚故是聖賢之鄉而文學稍缺然江南近世文學彬彬盛矣而吾終不敢謂其勝于鄒魯務華絕根是

吾憂也蜡月初六日至東阿縣縣疑是曹子建封地而不及考典故有管仲三歸臺址然亦不可考舂夜宿東平州余同萬尉登城睨眺煙沙莽莽一望廣然大是塞上光景是夜東隣宿一吏豪裴爲胠篋所殆盡而余幸以免余從東吳龍子國來所得諸君子夜光明月良不貲而彼夫不知也視李君虞所遇江上豪客彼猶未免傖父耶歎馬累日面目皴皺鬢髮爲枯而懷抱殊不作惡亦竟忘其罷馬上口占詩日可數十首囊之腹中歇馬酒肆輒索筆研書之併道途

予賦一篇以見志亦馬上腹藁也余黙自校勘世緣
都輕嗜好最寡矣歟此文字一障結習較深迄不能
遣遣之復來亦奈之何哉乃知大美無美至言無言
我師真神人也途中雖備一輿而懸輿人不任勞苦
多下而乘騎初九日至德州城郭雄壯人物繁華北
方一大州也出郭渡浮梁走馬河濱風色向微煙沙
不起垂鞭而觀落日少頃月作半圭挂枯楊樹上柴
門未掩牛羊歸來客投前村馬蹄甚疾比及解鞍肆
中懸燈待客矣至十四日抵都門明日入城䭾䭾在

途一月有奇征夫之苦閲歷殆盡比入城而風塵馬跡之役方始巳故山松檜能無笑人

重修首山乾明寺觀音閣記

夫出世者貴禪理貴其清虛在世者尚儒術尚其實際貴清虛者薄世法謂其躁競而多累尚實際者薄出世法謂其空寂而亡當是皆末流之偽言非玄同之初旨也夫儒者以仁義禮樂治方內提日月而燭幽闇三才是模萬靈是鑄以儒即以人道所關繫豈尠哉釋氏乃空一切悉取山河大地而幻之是儒者

所暇然天下之道惟空實兩端不有其實空何由存
不有其空實何由傳釋氏所守者靈明一竅靈明而
内何所不真靈明而外何所不妄彼其視震旦萬緣
咸以爲本來之障而一切遣之妄法則真來擯斥則
性露是能仁氏之實也此似與天地萬物了不相關
不知有爲之法從無爲起天地萬物惟其能空之而
後能有之世之士苴黃屋浮塵三事者乃足與辨參
宰大業即上帝生物何者不倚虛空立恩之者總畀
之若棄而後元氣淋灕而出之若參觳儒者秉理觀

化蕩煩惱囂跳于陰陽之外而立于冥寥之先然後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空為實實之所為不壞仲尼無意必固我空之謂也若儒者不棲其中而日以天地萬物膠其府縱衡沓亂則桎梏之夫耳又無理焉故儒釋之不同者在世世出而其大原同也儒之用處本實實運而空存釋之精處本空空極而實顯儒貴人倫亦去有所去有所者空也釋去真空亦稱妙有妙有者實也若櫻紼煩躁而自同桎梏何名為儒頑空斷見而淪于死灰何名為釋余見佛子之彼之

謬悠名荒者往往以性空自詫而非薄儒者以爲拘
執夫佛之寛衍何不容而非薄儒者彼其性空乎未
邪而俗儒不達又或矜詡名實而詆訶西方大覺以
爲偏枯與媾爲鬬吾恠其波流也自非精詣玄覽之
士烏能究其指歸乎首山乾明寺故有觀音閣寺建
唐開元閒歲久且圮鄉人重修之而劉豐碑山上乞
不佞一言不佞謂儒以綱常名實實敎人人其誰不
蒸蒸而釋氏善權廣化開諭惷愚含靈之屬尤奔走
焉而離惡去垢惟恐後時即宣敎淑人亦輔儒者之

不遠世奈何欲以儒廢釋哉夫儒可廢釋則生人以
來所經明聖豪傑非一手一足矣

爲義公三山遊記

秣陵長干寺沙門欽義高逸弘通嚴持戒律博習教
典兼精辭賦名流江表余客新都與義公晤於汪伯
玉司馬太函一見語合無何余還甬東而義公渡江
來朝普陀訪余紫煙閣劇譚名理閒及執文義公機
鋒穎妙余心異之義公曰貧道髫年祝髮骨縱遊名
山道場徧參善知識癸歲西遊峨眉朝普賢訖遊五

臺朝文殊迄今東航海抵普陀朝觀音大士所至皆遇佛顯化光景殊勝且窮歷名山大川神皇靈壕險壯峭絕雜遝參差欣然有會於中嘗欲爲文述之則恐筆不逮心亡以宣揚大教發抒靈烝願子爲我記三山遊貧道請得白之吾子筆焉余曰僕有勝情亡勝緣始困制科後苦婚宦生平未經奇遊又寧有奇作胸中五嶽時時隱起乃今甫掛神武冠尚乎許邁何所不可而母年八十有八不敢遠出即上人謂天下名山道場脈脈神越願得以一言胥名三山爲他

日遊覽左券幸甚於是上人口之而余筆焉義公錄十七隨師入楚由巴東浮巴江巴江險急震旦所亡水清泚可鑑其上羣峰岸嶄往往劃天兩岸狹來僅容一刀水中亂石谽谺怒張利如鋒刃舟上行者百丈牽挽難於升天下者建瓴躍矢瞬息千里爾迅彌險所歷瞿塘灩澦白帝黃陵三峽之間峰巒奇秀草樹蒙茸鳥啼猿嘯使人且喜且愕神骨蕭爽從東行萬里抵峨眉未至峨眉三十里望兩峰濃黛欲滴似明似滅乍遠乍近來延人俄而峰頂佛光忽起光五

彩作橫空巨梁狀衆驚顧以爲虹霓獨羲公心知其佛光少選梁上復起一圓光如滿月光中現出一白象其上乘一菩薩衣裳瓔珞宛然若月中現山河大地影而明了過之良久圓光冉冉隱東峰梁光隨滅詰朝登山參普賢道場山周廻千里形半彎如娥眉故以名兩名刹一曰白水一曰黑水俱在山半其餘叢林以千計僧徒以萬計又明日登天門絕頂天門者兩石若壁開高而插天人從石中度罡風峭勁殿宇不可以覆瓦瓦皆以銅鐵錫爲之其上多奇花惟

木靈禽異獸鳥有如鴞者如雀者俱能言誦佛號郎郎聲徧山谷小獸有如松鼠者能隨大衆禮佛後雙足人立擎前雙足作合掌狀人拜亦拜了不怖人以米飼鳥雀結緣羣飛下食繞人前後如素狎習然稍起一機心齊焉翔舉矣一花五色者蘚莢不知何名有放光石日照之則有光作五色閃爍射人山高寒六月飛雪陰崖積萬歲冰中產雪蛆玉色可愛人登山夏月披裘冬月僧衆移居山下留一二若行者掩戶地坑而居義公所遇多高衲異人參合心印證明

眞詮義公以是開朗後二十九北遊長安從涿鹿入代州上五臺五臺者五峯平列如臺故名一名清涼山按華嚴經云大支那國有山名曰清涼其中常有一萬肉身菩薩於內修行即此山上有清涼石廣徑丈許可立千人上濶下狹狀若仰盂盤旋搖動久而不墜義公登東臺禮菩薩罷出據峯頂矚眺山距遼海千里微茫晳靄遠見海色時日向西見峯影雜入影隨參差而去直墮海面義公目眩覓駭咄咄者事蓋亦菩薩顯迹云時關中人王大理道純卿邢太原

在山下召僧徒齋誦爲二親祈年作念某嘗聞此山靈異某至而不得睹見豈其意固未誠邪頃之見燭忽吐花迸開如五色寶蓮蕋瓣璀璨少頃變作狻猊狀其上坐一菩薩光彩如畫王君愕眙大喜遍召徒衆入觀無不歡呼頂禮久之漸隱燭亦旋滅比王君入室更衣燭明如故時義公親見其事王君亦自謂神燭記嗟乎佛力靈響煜霅如此哉萬曆丙戌春義公東渡羅刹走會稽由甬江出鰲柱峰下泛海朝普陀觀音大士一　葢在大海水浮天無岸海上諸山遠

近歷歷大者如拳小者如粟天黑風起波濤洶湧義
公敘照觀空兀然不動但高吟謝康樂詩揚帆采石
花挂席拾海月普陀一名落伽山孤懸海中四方僧
衆士女來朝者殆無虛日夫文殊普賢觀音並古佛
應身出世助佛揚化普度衆生各就南瞻名山以爲
道場是宜九有奔走萬載皈依而義公先後卓錫覽
勝尋眞參佛證道斯以勤矣金剛經云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阿難發心起
於愛如來三十二相是爲妄想攀緣故受摩登伽墮

而觀世音以七寶座舉示我曇師曇師不受大士稱善久之山斯以謂色相之不可入道顯甚而義益所至皆遇佛光殊相何以故夫佛氏實修實證妙明言徹光相其所必有時而顯現可爲衆生起信學人若愛戀染著適足爲障見而不受受而不住何礙于見哉余觀古今文人韻士好遊天下名山川崇蹟幽探務窮勝絕以此散其胸懷解其煩懣是未免於住也取境解心境在則解境去旋縛此其於道亡毛髮益祗長生滅之途增去來之業耳古來林栖穴處之士

標格脩然風流權映而並不聞證道度世此其懈也義公三山遊足表信心且明無住是非徒壁結雲霞討求松桂蓋以敷宣化開示迷津其與尚平許遠之遊猶有間焉余故為筆而記之

國泰光祿壽藏記

余諸子大來字國泰泰襄惠太宰孫簡肅司寇後襄惠寬仁簡肅嚴重咸有古大臣風國泰少侍簡肅京師時世廟在服袁州父子恣睢百僚望塵顧指獨簡肅亟色無所阿袁州睚眦所當立中奇禍簡肅以清忠受

知世廟莫能誰何而簡肅亦益厚自此慎戢下甚嚴國泰兢兢遵繩尺靡逾跬步有佳公子聲簡肅由太廷尉歷司寇總内臺久春秋既高累乞骸骨以世廟特眷不得請卒于官國泰扶喪南經營喪事務殫心力以孝稱簡肅友愛諸昆季推蔭叙兄之子而國泰由太學官光祿丞名家子用才能受知主者淩轢用屬有齕之者出貳通州非其好也壁畫幹理當機立辨得稍以暇月半尚狼山風采掩暎監司縣之居通二年慨然歎曰世味行盡飄栖何為吾寧以折腰

吏故久寒白沙翠竹盟一朝投劾去當路惜其才留之通父老亦挽轍遮道竟不爲留歸而就簡肅墓廬壘石穿池栽花種竹爲怡老計簡肅淸約如寒士身殁之後遺産蕩然國泰好客多情不廢觴咏性復慈愛病施醫藥以捐棺殮久而不倦卜簡肅墓右豫爲壽藏曰生之有死如晝之必夜潮之必汐古昔以來紛紛擾擾今誰在者同掩土坯夫土坯何情之有袞衣珥紳也而掩嵩亦藍縷也而掩英雄喆士也而掩愚騃臃腫也而掩桐棺槥形也而掩珠襦玉柙也而

掩吾生而為穴破則歸之無為子孫憂不亦善乎嗟嗟君國泰幾遂矣不佞黑髮掛冠洗洋自放城中半畝之宮栽卉木臥榻前曉起科頭手抱甕灌園剣客不至呼妻孥計松桂話桑麻了不關人間世斯亦有國泰之心者國泰亦雅好余時治一尊邀余酹簡肅墓下不佞居恒有詩云雲深雞犬稀日落狐兎走因嗟泉下人勉進杯中酒相與浮白歌呼起而觀滄海月冉冉生乎巖岫天風颯颯而吹衣裾即以了生死齊修短夫蒙莊樂寇吾與君師乎

程氏萬石堂記

新安程辰州汝揚先生者古廉直恬愉士也自起家計部出守辰州在仕路逾二十年歸而垂橐蕭然内無臧眉靡曼之娛外無山園池館之適布衣藿食埒於儒生所居村落閒日拂几晏坐以著書味道爲事出則屝屨徒步與田父野老吟眺丘壑歷官俸錢僅僅築一室顔曰萬石堂栖息其中宅心物外絶跡公府翛然王倪蒲衣石户之農之風士論高之累薦不起卒以壽終余嘗讀唐李文饒平泉記曰後世以

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也嗟乎贊皇公胡其不達哉夫大化遞遷萬形推賈何主弗易何物弗凋討吾身與吾子孫世世據而有之必不能令贊皇公與平泉木石安在即秦漢隋梁帝王宮室之盛窮極壯麗悉蕩爲飛煙化爲冷灰過者興歎悲乎曹東阿之言生存華屋處冷落歸山丘而世之士大夫闇於銷沉之理逞逞畯民膏以豐崇殫精神以營建雕楹丹陛連雲亙天轉盼易主或塗荊榛亦大惑矣展州公廉吏生平砥志僅構一堂無華飾無長物一爐

一几左圖右史門無雜賓座無嬖友登斯堂者淵穎之士研討秘文玄寂之流商訂大道暇日課子若孫稽于先民繩以德義如是而已此可不謂曠達寥廓大人哉余按公友人何少愚侍御所爲公狀當其爲司農郎奮身嬰虜鋒以給邊餉抗陸衞尉以脫諸賢人于難犯袁州父子而信三尺法力援胡少保爲國家保全勞臣其爲辰州也禱城隍而去虎災走犀望而禱旱魃卜豹祟而爲火政郤沓獨貢而寧沅辰元元可謂嶽嶽大臣之槩及以失谷中丞歡議調也

遂飄然投劾去曰身既隱矣焉用文之風修穆遠而公之子涓又慱學工文上掩崔蔡下轢左潘伯氏潞亦彬彬質有其文世其家學夫漢石氏奮及諸子慶建用長者以功名終徒醇謹而已其父故無能立偘偘大節希聲汲長孺諸子亦未聞有文采今漢德以耀于無窮乃辰州公之介特義槩旣如彼而諸子之翩翩歷濮復如此若然而方漢萬石君家當不啻過之嗟乎及今時而士之風衰矣甫釋褐出宰百里不踰年而甍飛栾栾原田每每僮奴成林陂池相

屢矣君辰州公者豈非薦紳鄉老歟年乎是余之所爲記也余又讀海陽令陳德基所爲程先生酒德傳其稱先生飲酒盡一斛不醉平居慷慨願自附乎劉伯倫荷鍤而傲天地阮步兵持大人先生論埋照而遊于逍遙鄉王東皐自署醉鄉侯而以斗酒笑學士觀其與胡少保汪司馬諸君長安盡飲洸洋狀則公又曠朗踔絕與斤斤繩墨迂儒天壤矣宜其生平所樹立不凡如此哉